



营口文史资料

5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营口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崇仁文史資料

第 五 輯

一九八七年三月

目 录

- 痛歼顽敌 收复营口……………郑 珊 (1)
- 关于营口起义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傅连和 (20)
- 营口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……………王凤仪 (27)
- 清末一场捍卫渤海领海主权的斗争
——高景贤事件……………王凤仪 (31)
- 营口海防练军营和昭忠祠……………王凤仪 (35)
- 营口支线的修筑及牛家屯车站西迁始末……………伊广谦 (37)
- 营口港回顾……………赵大志 (43)
- 营口“九·一八”事变目击记 (三篇)
……………孙宇辉 魏景业 杨际明 (46)
- 营口茶栈的没落……………曲名奕 (53)
- 从兴茂北栈看营口“大屋子”……………孙正南 (58)
- 漫谈营口市民的生活用水……………何凤瑞 (63)
- 我所知道的营口渔业局……………原文石 (67)
- 记海边警察队及其营口分队……………王富海 (70)
- 盖县万福庄辛亥革命起义……………纪广闻 (74)
- 日本帝国主义在盖县的奴化教育……………叶剑忠 (80)
- 盖州抹银与银市……………常万智 (87)
- 民国时期的盖县医药业……………蔡兴权 (90)
- 盖州柞蚕史简述……………张永夫 (93)
- 盖州上帝庙……………张永夫 (98)

熊岳风物记.....	王耀华(102)
——喇嘛古洞 石棚古迹 龙潭瀑布	
关于北京和平解放前后的见闻.....	李大可(106)
营口庙宇散记 (之二)	
——老爷阁.....	闻 石(113)

痛歼顽敌 收复营口

郑 珊

编者按：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五日，我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，在田庄台至营口一线抗击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的大举进犯。参战部队，英勇杀敌，苦战一周，收复了战略要地营口。这次战役共毙伤俘敌一千七百五十九名（其中在市区内歼敌一个加强营计七百余名），折敌锐气，树我军威，是解放战争中辽南战场首战成功的战例。

本文节选自郑珊同志撰写的长篇回忆录。郑珊同志，原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师二十九团副团长，是这次营口战役的参加者，并在“大白楼”攻坚”中担任第一线指挥员。

※ ※ ※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当局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，疯狂推行内战政策，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。他们一方面大举向解放区进兵，占领各处军事要地；一方面玩弄和谈阴谋，欺骗国际、国内舆论，幻想建立蒋家王朝的法西斯独裁统治。

为了拯救中华民族，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，中共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和“南守北攻，力争控制东北”的

决策。为此，派出四分之一中央委员、两万名干部来东北工作，成立了中共东北局，以彭真同志为书记。同时，从山东、陕甘宁、冀东及其他解放区调出十万大军出关北上，建立东北民主根据地。我们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团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奉命来到辽南的。当时驻防大石桥镇，番号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二纵（后改东北民主联军四纵）十师二十九团。

我下面所记的，就是我团在营口地区所经历的几次战斗情况。

一、军情紧急

一九四六年一月，东北天气特别冷。大石桥镇内一片冰天雪地，马路上的积雪被车辆和行人辗压得象镜面，瓦亮溜滑。汽车轮子不挂防滑链跑起来直打滑，马蹄子不挂上特制的“冰掌”，马就会摔跤。

我四纵十师二十九团，从辽南东部山区剿匪归来，正在大石桥镇总结经验，整训部队。一月七日下午四点钟左右，一辆白色的日本造大客车“嘎”的一声停在团部办公楼门前，师长杜光华、政委李冠元同志领着几位参谋、干事、秘书，下车直奔团部办公室而来。他们的行动是这样匆忙，事先也没有打招呼，我和车政委及团部的其他同志都感到很突然，意识到将有紧急战斗任务。

原来杜师长一行是从海城纵队司令部开完会刚刚回来，路过这里的。因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于一月七日进犯田庄台，企图进一步占领营口，所以师司令部决定我团向田庄台开进，增援驻防田庄台的三十团。

杜师长和李政委都是沙场老将，指挥坚定、果断，素以

沉稳见称。但这次来，因军情紧迫，从表情上看有些急躁，见面行了军礼之后，杜师长连忙在桌子上铺开军用地图，用食指指着图上标注的方位，下达命令：

“敌人现在集结在这里，”大家的视线集中到一个点上——田庄台。杜师长继续说：“明天拂晓前袭击它，你团立即出发，一定要按时到达。”他抬起身子，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和车政委的脸。“你们听明白了没有，一定要在明天拂晓前打上！”下达命令结束，他收起地图，交给随行的作战参谋，然后说道：“请李政委讲一讲。”

这时，李政委已反复看过几次手表，说没有时间了，师部另两个团的任务还要马上去布置。两位师首长匆匆登车，车后拖着一股浓烟，渐渐远去，消逝在隆冬的暮色中。

二、雪地夜行军

田庄台到大石桥的距离不算太远，按照我团往常的行军速度，有把握在拂晓前进到指定位置。但是，北方的雪路对我们这些习惯于海南生活的指战员来说，是一个重大障碍，没膝深的雪，结冰的路，一驰一滑，走起来实在艰难。再加上部队刚进驻城市不久，环境变化了，新战士增加了，纪律略有松弛，和平麻痹思想逐渐滋长，战备观念有所淡薄。因此，上路之后，我就发现许多战士都背了一个大背包，连和营的“大行李”也不少。有的炊事班竟然把饭菜装了几大桶挑着走。不要说这是一次紧急战斗行军，就是一般的军事演习行军也绝不允许带这么多坛坛罐罐。为了保证完成上级命令，我只好下令，部队一律轻装，把所有的担子、大行李、大背包一起就地留下，以营为单位派人送回大石桥。

夜幕下，队伍在缓慢地前进，一望无际的雪原，分不清

那是田垅，那是道路。后面的人只能按照前面的人留下的脚印走，稍一不慎，就掉在雪坑里，丢了鞋子。我估算了一下行军速度，虽然指战员个个累得汗流满面，心急火燎，但每小时最多前进五华里。

三、古树村遭遇战

天将破晓，队伍走过了东古树子村。前卫刚接近西古树子村，发现迎面开来一支吵吵杂杂的部队。得知对方是敌军之后，立即展开战斗。激烈的枪声连成一片，各种口径的炮弹也发射过来了。

“遭遇战！田庄台的敌人出来了。”我的脑海里立即出现了这个念头。这时，我发现身边除团部警卫连外，一支战斗部队也没有。从西古树村西，也传来密集的枪炮声，估计各营在那里也和敌人交手了。

我们团部面对的敌人，火力很强，人数多于我们数倍。而且敌人仅是先头部队，后续部队将很快向这里聚拢。我命令警卫连占领一道土堤，敌人几次冲锋都被击退了。这时，又发现大股敌人在东北方向移动，企图包围我们。我们所处的地势很不利，而且又是以团部机关同敌人战斗部队较量，这等于拿心脏去迎击拳头，硬拚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，我们全部撤出了阵地，暂避敌人锋芒。敌人没有穷追，从东古树村大道涌向营口，估计不下万人。

后来得知，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进犯田庄台同时，其主力横越辽河迂回营口，东西古树子村遭遇的敌人，即是这股偷渡的部队。

当天晚上，二十九团所属的三个营陆续回到团部集结，没

有什么损失。我团奉命暂不回大石桥，就近到营口市东的老边镇驻扎，整理部队，探察敌情。

四、抓舌头

凌晨一点钟左右，营口街头万籁俱寂，几条人影绕过敌人的岗哨，顺着市中心一条南北街匆匆走着。这是我部战士奉命侦察敌情，化装进城来了。一座临街的房屋里，亮着灯。隔窗望去，见一名敌军官正趴在桌子上睡大觉。侦察班长轻轻走到门前，敲了几下。里面问道：“哪一个？”

“维持会的。”

“这么晚来干什么？”

“送慰问品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晚才送慰问品？”

“刚从乡下弄来的，有小鸡、蛋和肉。”

“好吧，进来”。

好吃的东西有诱惑力量，这家伙一下子就被打动了，边说边开了门。突然一条毛巾塞进他的嘴里，他的双手被反剪到背后，一把铮亮的匕首架在脖子上。

“不准动，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……”

敌军官乖乖地举起双手，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。

这天晚上真幸运，团侦察排派出两个小组，各自都抓到一个“舌头”。这个“舌头”是敌人的中尉军需官，另一个“舌头”是站岗的列兵。

第二天下午，两个“舌头”被送到团部。从他们口中，掏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。那个军官是守敌一个团的少尉军需官，他提供了守敌的编制、番号和武器装备情况，只是确切人数说不清楚。他还说：守军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都不愿

打仗，尤其是不愿到东北来。内部矛盾也很重，当官的喝兵血，贪污扣饷，还体罚士兵，动不动就打几十军棍，致使大部分士兵怨声载道。

通过“舌头”提供的情报，我们比较全面地摸清了守敌的实力和士气，为收复营口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五、张团长报捷

一月九日上午十一点左右，从老边西北方向传来时紧时缓的枪炮声，一直持续到下午两三点钟。我们派出的侦察员还没回来，情况不明。

晚五点钟，老边停电，我和车政委摸黑在屋里谈话，警卫员报告：“有一个老百姓要见团长。”等到我们起身迎接，这个“老百姓”已经进屋来了，操着浓重的山东掖县口音问：“哪一位是郑副团长？”我还没来得及答话，车政委就迎了上去，搂住来人的脖子大笑道：“哎呀老张，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？”接着车政委对我介绍说：“郑团长，这是三十团张团长，张东林同志。”

张东林团长在胶东根据地时，就是有名的指挥员，声传遐迩，威震敌胆。大概是受旧小说的影响吧，人们总认为冲杀疆场的英雄一定得象张飞一样粗鲁莽壮，在我的想象当中，张团长也当如此。但是，此刻我见到的张团长却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，只是由于战火硝烟的烧烤，略显得老了一点。

张团长说：“今天和敌人打了一仗，在高坎北面礮子泡（正是我们上午听到枪炮声的方位）。敌人一个团至少被我们消灭了两个连。”

“好啊！祝贺你们首战成功。”我和车政委不约而同地

喊起来。张团长接着说：“我部奉命在高坎一带监视营口敌人动向，搜集情报。接到便衣侦察员报告，营口守敌向我部防地开来。我站在土围墙上用望远镜看到了敌人前卫部队，后续大队人马尚离很远，看上去前卫部队呈搜索队型前进，不是战斗队型，判断他们还没发现我们。我把一连布置在村子正面，告诉他们，等敌人进到三十米距离以内，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一起打，但不许反冲锋。另两个连集结在村西北部一处隐蔽的地方，待机出击。为了让敌人上钩，我派两名便衣迎上前去，朝他们打了几枪，转身往回跑，敌人上钩了，一个连跟在后边追上来。”说到这里，张团长笑了笑，“敌人的营连长大概都是军校毕业的，按着操典布阵打仗。在村外半里路左右，三个排就疏散开，先是一阵一阵六〇炮轰击，接着是机关枪掩护，交互前进、跃进、匍匐前进。我们的战士藏在土墙后面看热闹，嘲笑敌人真是教条主义。这套操典，本应用在对方火力下。现在我们一枪没放，他们却玩了一大套花架子，这只能暴露他们临阵怯战的虚弱和恐惧。”

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了下去，阵地上留下了一片尸体，足有他一个连的三分之一。第二次冲锋也被打下去了，又留下一片尸体。敌营长火了，把全营兵力都用上了，也不再照操典行事，呼呼拉拉一窝蜂拥上来。由于连吃两起败仗，士气低落，毫无斗志，刚刚进至我方阵地前五十米，全部躺倒在地，象被钉子钉住一样，没人敢站起来继续前进。趁此良机，我们的火力展开，狠狠地杀伤他一阵。然后从正面来一个反冲锋，大约这一个营的‘中央军’只剩下三分之一活着跑回去了。直到我们打扫完战场，敌人大部队才赶上

来，乱放了一阵八二迫击炮，扫了一阵机枪。这时，我们已经悄悄撤走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张团长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“缴获的武器把部队装备起来了，弹药两个月也打不完。”

我和车政委问道：“敌人的战斗力怎样？”

张团长回答：“草包，一群草包。听到机枪响就卧倒，当官的拉都拉不起来。听到手榴弹响，掉头就跑，一遇上刺刀，就缴械投降。不过，他们武器较好，也不节省子弹，肯放枪，打起仗来，要防备这一点。”

张团长是专程来通报战况的。他们取得的胜利，使我团指战员很受鼓舞。同时，张团长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实战经验，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，对敌人的作战方式和军心士气有了全面印象。这对以后我团大战营口取胜，是非常有利的。

六、求战心切

团部的土炕上，杂乱地堆着五颜六色的纸片。车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贺仁同志告诉我，这是各营、连指战员的请战书。虽然纸张不一，有的字歪歪扭扭，但语言朴素，思想纯真，目的一致，就是要求打仗，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——当爆破手。

车政委、贺主任自三八年就从事部队政治工作，称得上是行家。他们分析后认为，当前部队求战情绪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，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。

一是古树子遭遇战没有收缴，空跑一趟，而且主动退出战斗，这对于多年来经常打胜仗的指战员来说，总别不过弯来，认为是吃了败仗，非争口气不可。另一个原因是喜欢敌人的新式武器，听到张团长他们夺到不少轻机枪很羡慕，也想通过战斗缴获装备自己。我们的战士，尤其是青年战士，

得到一件好武器就象得到了心目中最理想的美人。

雪片一样的请战书送到团部，其中还有点来头。昨天张团长部队的胜利消息，被一营通讯班的战士“小广播”王长安得知。他急得整整一个晚上没睡，跑遍了全营的连和排，到处宣传张团的胜利，“煽风点火”，串联大家要求打仗。

“人家夺机枪，我们到处空跑”。“小广播”这么一搞，群情哗然，从连长到警卫员都急不可耐，求战心理几乎达到爆炸程度。

团部的几位同志看过请战书之后，不约而同地认定，该寻求战机了。

七、初战营口

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上午十点钟左右，团政委正在听取各营教导员汇报工作，忽然一辆大客车开到团部门前停住了，纵队司令部的首长亲临前线了。

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徐志明走下车，对我们说：“吴克华司令员、彭嘉庆政委来了。”陪同两位纵队首长前来的还有师长杜光华、政委李冠元以及纵队通讯科长、侦察科长、秘书、警卫，总之纵队、师两个司令部的主要人员都来了。

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的农舍里，炕上地下挤满了人。纵队、师首长听取了我们的全面汇报，对指战员求战心切的旺盛士气大加赞扬。吴司令员、彭政委临行前告诉我们：“要准备打仗，准备工作一定要扎实，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。”

纵队、师首长亲临前线检查工作，使我预感到大战将临。但是他们走后的十一日、十二日两天，各条战线上一点动静也没有。纵队司令部、师司令部既不来电话，也不派人

来。我心中明白，上级正在作重大的战略决策。

一月十三日上午，纵队下达了作战命令。命令上说：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集结在营口。我方于十三日晚向其进攻，务求全歼守敌。以二十八团为前卫，二十九团随后跟进。各团要于下午五时出发，六时前要准时打上。

我们二十九团按命令五时出发，成三路纵队向前开进。接近营口市东郊，突然听到市内一阵激烈的机枪声。我们以为，这是前卫团与敌人交了火了（后来得知，是前卫团与驻营口的苏联红军发生了误会了）。我观察行进路线的前方，没发现一个敌人，只是看到一个集团一个集团的用麻袋垒成的防御工事。我心中感到奇怪，一月份正是营口最寒冷的时节，地冻三尺，滴水成冰。敌人进驻仅仅四天，为什么要耗资费力修这样大规模的防御工事。况且，市内高楼不少，拿下一个制高点，这些工事就都落在火力控制之下，毫无用处。当走近工事用手一摸，真相大白：麻袋里面装的不是土而是雪，一推就倒，引起战士们哈哈大笑。由此可见，敌人是一群自作聪明的笨蛋，搞这种虚张声势的伪装，只能暴露其软弱怯战的心理状态。

部队继续前进，直插市中心。当走到纺织厂附近时，突然一排子弹从对面的烟囱平台上打来。前面的战士立即冲上去，送上一包炸药，轰隆一声，烟囱虽然没倒，但敌人却被爆炸的气流送上了天。这时全城战斗越来越激烈，枪声、各种口径的炮声密密麻麻，连成一片。

我们团部就设在纺织厂办公室里，不到一个小时，一营送来一个俘虏，是从“青林馆”抓到的少尉。从他口中得知，现在固守营口的敌人只有一个营（加强营），除了三个

步兵连外，还附有一个团属机炮连，其他部队都于今天上午乘着几十辆大卡车朝牛庄方向开走了。这时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进城好久才打上，原来敌人的主力溜了，只留下了一个营等着送死。俘虏提供的情报很重要，车政委立即起草一份简单报告，派人连同俘虏送往师部。晚十点左右，杜光华师长来到我团指挥所，他说：“刚才接到纵队通知，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停战协定。协定规定，双方各战场都要于十四日零时停火。”杜师长命令我们：务于零时前打下营口，如果打不下来，要严守协定，按时停止战斗。”

战斗，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。要尽最大努力，打下营口。

八、夜幕下的周旋

杜光华师长去后，团部向各营下了书面通知，命令他们抓住敌人主要目标，寻求战机。但是敌人利用夜幕的掩护，采取分散兵力搞“小突击”的战法，在我各进攻部队的通道上骚扰捣乱，迟滞我进攻部队的速度。我同贺仁主任一起到各营了解一下战况，做具体的进攻部署。这时敌人正盲目地打炮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方前左右都会看到有炮弹飞过的白色火光。这些炮的射程，都超过我进攻部队的所在位置，仅对后方通过开阔地的通讯人员和担架队有一定威胁。这说明敌人也没搞清我方进攻部队的情况。我们到了一连阵地，连长报告，刚打掉敌人一座小楼（青林馆），消灭一个排，但目标消失了。看来这伙敌人还有点训练，夜战纪律比较好，鸦雀无声，不留痕迹。只是从俘虏口中得知，敌人受命向伪“市役所”大白楼（今市政府）集结。

过了一连阵地，向南来到友邻部队二十八团阵地。副团

长徐子安坐镇指挥所，其他团指挥员都到火线上去了。我们又来到二十八团一营阵地，营教导员蔡洪江正在指挥“九二”步兵炮向敌人占据的小楼轰击，敌人还击也很激烈，双方展开火力对峙。蔡洪江同志说，他们也遭到敌“小突击”的骚扰。所谓“小突击”，就是敌人派出两三个人，带着冲锋枪和手榴弹，在夜幕掩护下偷偷摸到我们的后面，朝着密集队型狂打一阵。等到我们把队伍整顿起来，他已溜之大吉。这样反反复复就把我们拖住了。

我们攻城计划是动用四个团兵力，摆了个大规模作战的部署，现在对付敌人一个营，兵力就显得分散。还没有抓到全部目标，包围控制起来。察看了战场的形势之后，我和贺主任回到团部已接近午夜。向车政委和于参谋长通报了情况，经研究，向师部写报告，请批准按时停战。

九、守敌玩火 破坏协定

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零点，我攻城部队已占领营口市区的绝大部分，按照上级命令，停止进攻行动，严守阵地。这时，只有背靠辽河坐落在市区中部的伪“市役所”还在敌人手中。十四日一整天，敌人忙忙碌碌，把正面防区一百米以内的建筑物，凡能拆的都拆掉。大楼的门窗全部用沙袋挡住，二楼平台改成临时炮台，集中布置了三十门大、小炮，准备了充足的炮弹。他们差不多把各处的散兵游勇全部集中到楼内，摆出固守到底的架式。敌人对停战协定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仍然打枪、打炮，打死、打伤我部战士十几人和数十名老百姓，更不能容忍的是，我方为了制止他们肆无忌惮的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，派了两个人前往送交抗议信，也遭打伤，他们还大声叫喊：“停战令对东北无效。”全体指战

员怒气冲天，纷纷请战，坚决要求惩罚这股顽敌。

请战书送到师部，十四日晚八时，师部下达了作战命令。指定我团负责攻克大白楼，严惩守敌。同时根据我的要求，给我团配备了一门“四一”式山炮。

经查明，据守大白楼的是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一个加强营，营长吴占林。为了适应夜战近战的需要，车政委主持召开军政委员会（扩大），传达作战命令，讨论作战方案。经研究，决定我团以一营、三营担任主攻，兵分两路。一营担任大白楼正面进攻，三营担任东侧面进攻。二十八团布阵于大白楼西，以防守敌西逃，并伺机助攻。根据敌人防守情况和火力配备，正面进攻要通过广场，难度较大，因此确定主攻方向放在东侧。

大白楼东侧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门，守敌连个枪眼也没挖，二楼平台也没有向东布置的火力点。而且东侧的射界他们没清理，原有的建筑物都完好存在，便于进攻部队隐蔽行动。因此三营九连很顺利地进到离大白楼仅有五十米的一处院子里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守敌集中全部火力防守正面战场，一营一连的进攻受阻，进展缓慢。团部决定加强东侧的进攻力量，由我亲自去指挥。

我和几位参谋、政工人员、警卫人员、一个炮兵班带一门炮，从设在纱厂的团部绕到辽河边，接近了三营阵地。这时，正赶上三营第一次进攻失利。原来，担任东侧进攻的指挥官三营副营长王玉堂同志，看到白楼东侧有一扇门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下令冲锋。一个排上去，砸开门就往里冲。结果遭到楼内守敌的杀伤，只好退出来。我后悔为什么不早